

金

壺

七

墨

金壺浪墨卷五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十二紅

劍秋題詞

里帚

汜光湖神

胡孝廉

警者

大悲閣

醫理

賈明府

紅雪

日陽貝羽

孝女

鐵犀

苗寨

人化虎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狔人

獠人

獠人

獠人

聽秋閣詩謹錄

婢代女嫁

又

樓上魚

捉迷藏

說鬼

起蛟

九秋誦

金壺浪墨卷五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十二紅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爲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予。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關目也。予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妾甚多。其最寵倖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爲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

爲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脩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僉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展轉賄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爲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爲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爲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爲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徵色。奉卮酒爲作者壽乎。子以事涉閭閻。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命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句而成十六折。冀以

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予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予大笑，亟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楷，裝潢極工，袖之以示裏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隙。且其交游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遺甚厚。裏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興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裏河緝閱三五齣，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關涉多，義不

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
可○已○我○餽○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然○當○事○卽○損○
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
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挾○制○之○中○間○以○輒○語○竟○得○二○百○金○
不○知○所○之○

劍秋題詞

十○二○紅○傳○奇○題○詞○者○五○人○惟○喬○君○劍○秋○二○絕○最○佳○云○一○
夕○款○扉○瓠○子○生○筵○前○歌○舞○月○三○更○黃○金○盡○付○宣○防○用○千○
里○長○堤○鐵○鑄○成○弱○敵○驚○才○負○綺○思○繁○絃○急○管○度○新○詞○憑○

君演出魚龍戲。莫遣梨園供奉知。予自聞蔡村語。卽火其書。不以示人矣。

里婦

里有婦人。不孝於姑。擇美好衣食自私。而與姑以破惡之物。姑少不懌。則並其破惡者奪之。又憤姑厚待小叔輩。早暮怨詈。刺刺不休。鄰里咸切齒焉。會清明。城隍神出巡。將及婦門。婦趨出。兩手批頰。自嚼其舌。嚙血滿地。向門外叩頭作伏罪狀。言不敢。不敢。觀者咸共駭異。自是家居斂抑多矣。

汜光湖神

寶應汜光湖。遠水連天。寂無村落。惟瀕湖樵樹一株。大
可數圍。乾隆中。南巡遇風。暫維御舟於此。因得錫
封建廟。用答神庥。額其廟曰湖神。司事者用土人語。塑
三象焉。采繪衣冠。各殊其色。老少亦異貌。麟見亭先生
初出京。曹出守新安。阻風儀徵江口。七日。默禱於神。夜
夢三神同舟。許助順風。次日果泊西梁山。心焉識之。及
官南河總督。道過汜湖。入廟謁神。宛然夢中所見。乃敬
獻聯額以謝焉。

胡孝廉

同邑胡介眉孝廉。甫冠鄉舉。得房元。視翰苑若掌中物。
妓女素雲擅才色。願委身焉。胡亦非素雲不樂。顧家貧。
鵠氏望奢。卒不得遂。齟齬而亡。家叔丹兄作眉雲曲弔
之。末云。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科第何須早。人如器然。
能受者不驚。驚則變。變則傾。介眉卽不鄉舉。未必不天。
然不遺青樓殞命之名矣。相傳注文端公夫人爲女擇
婿。同時以文字受知者二人。一爲介眉。一爲葉君名琛。
議姻未定。夫人語媒氏曰。吾將一見以決之。既見。曰。葉

大器也。厚重有度。胡郎舉止輕名。其終矣。不務實。且不永年。遂許葉已而胡歿。葉出進士。敬歷中外。海耀封圻。知其事者。無不頌夫人之明。然自葉晚節。觀之以節相之位。一爲夷人所得。甘受挫折。功墮名裂。辱國喪身。又不如胡之早亡矣。

瞽者

竇應烈士祠祀。臧洪陳容二公者。山陽邑志載之。鹽城爭之。竇應又祀之。世有好佞子孫。不承其宗祖者矣。義烈之行。乃令人敬慕至此哉。祠有瞽者扶竹入酒市酒。

市人方共談笑。瞽亦大笑。人問瞽何樂。瞽者曰。吾助樂也。一市聞然。必有可樂而後笑。吾笑其所笑。亦借人之樂。以爲樂而已。君子曰。瞽其知道矣乎。士龍之笑。未必可樂。嗣宗之哭。殊不足悲。卽謂古今人若哭若笑。一切同此噴噴可也。

大悲閣

城西北隅有大悲閣。高可五丈。宛在水巾。相傳水大則閣與俱浮。未嘗沒其趾也。閣之東爲老君殿。而蔡公祠及諸蘭若當其南。達以長橋。蜿蜒如虹。環城如平岡。卧

讀樓臺錯落水木清華。鄉人遊憩於是焉。五月既望。劉
琴白。程獻清家庶春。以予二十初度。買舟載酒而往。四
面芙蓉。香風馥郁。紅妝素服。綽約凌波。有境如蓬島三
山外。身在蓮花萬朵中。之句。飲未半。雷雨西來。涼生襟
袖。雖敗興殊適體也。

醫理

讀書者不習醫理。此大蔽也。世有數金之值。兢兢然珍
惜寶護。而不輕假手於人者。奈何以百年之體。堂上之
尊。乃委之庸醫。而不致謹乎。先繼慈久病體虛。醫士

謂服高麗參可資補益數月口舌生瘡飲食輒作痛甚
至腹餒而食不下咽醫藥皆不效太君夢見白髮嫗
令以萊菔汁療之如言而愈已而虛弱益甚諸醫束手
不得已再進參湯由是瘡復發而疾不可爲矣後檢方
書明有萊菔可解參毒之說何昏瞶一至此耶又何爲
已愈復進不別求補益之方耶嗚呼痛哉鈞兩齡失母
十三喪父祖母撫之於前繼慈育之於後教誨期望族
黨稱賢痛哉

賈明府

丙午丁未間讀書蕭宅。儀徵吳祿湘爲郡尊。司書記亦館蕭氏南齋。朝夕過從甚洽也。祿湘之鄉人官廣西。知西南近事。孔棘貴州民苗雜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爲名。而黃平天柱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發揭竿而起。桂平富民韋正室懸登仕郎額。屢遭差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爲王。故永昌新寧之間。囂然不靖。而廣西洪秀泉陰與聯絡。聲勢日盛。某縣令賈公知其不軌。將爲大患。誘而禽之。並搜獲逆

書數卷入教名冊十九本。自狀大府請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尙慈祥。每戮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稟躊躇不能決。賈曰。秀泉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卽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爲患無已者也。秀泉旣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爲難矣。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強公克。

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故衆賊以倉皇起
事而敗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遁知達縣事余公
永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
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強公既死於難詔
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謚蔭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
特達之知洵擢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
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賞雖與強余兩公後先
比烈可也不幸而遇疲輟上官避咎包荒畏葸成性遂
致釀成巨患塗毒十數省傷殘數百萬億生靈糜餉之

數不可稽。歷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末焉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涓涓不塞。流爲江河。事機之來。聞不容髮。惜哉惜哉。

紅雪

初白蓮教之亂於宿州也。州牧滿洲人。善騎射。客有以騎射刀槊進者。牧與較。弗如也。留之署中。教其子弟。賊至之夕。月明如晝。僮僕皆鼾睡。客夜思。苦自起瀉爐水。水赤如血。揮諸門外。見尺許小人。或步或騎。橫戈注矢。闕於庭中。不可數計。叱之向西南馳驟而沒。客度有異。

呼左右無應者。方欲就枕。遽有聲如百堵牆崩。如殷雷驟奮。雞犬踴躍。人馬雜遝。則羣賊攻署門矣。客手弓箭躍而升屋。蹲於宅門上。牧在內宅。亦起索械。顧賊已守門。不得出。客連發矢拾瓦石。狙擊斃賊十數。賊驚縱火焚門遁。而匿於廁。旋聞孺子號哭聲。賊索金簪擊聲。婦女哀啼怒罵聲。客念主人相待厚。忿欲出禦。苦衆寡不敵。徒死無益。久之聲漸止。趨而瞰之。則內外裸屍委地。牧割尤重。地上遺金數錠。乃取寢室架上衣。徧覆羣屍。懷金登屋行里許。及城隅下有燈熒然。一少婦方磨。

豆聞屋上行步聲。急呼曰賊。客曰嘻。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耶。下而與之語。婦人曰。焉有是吾夫方出跡之。斃於市。大哭請救。客曰。有索耶。曰。無。則裂布裳絞爲索。登城。縋婦下。客亦下。促婦急行。婦踟躕不決。客曰。吾不利汝也。分金畀之而去。時已辨色。回視城中。火光燭天矣。蓋是日賊旣戕官。出而少息。天明乃復屠掠。居民十死六七。時大雪深尺許。流血成汪。積雪作殷紅色。客幸得其間耳。客京師人。風格過岸而彬雅。不類武士。絀於資。不能北歸。嘗來吾郡。見史以餬口。予聞其事。爲

作組雪歌云

山陽賑獄

往歲山陽以賑災興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爲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取給於漕賦羨餘爲一歲公私之用顧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樂迥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昌奉劄委查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卽聲言發賑爲朝廷特恩關係民命頃刻生死如有

侵餽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即日徧歷村舍鉤稽考覈殊多浮冒。將據實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仲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莅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釐剔公事特嚴屬吏畏威進止無措則餽金愈多。仲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暗以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穀言之。太守當古二千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僚屬禁弊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壹歸方伯於是疲輓太守念闔署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參効佐貳則有餘貶斥州縣則不足。穀初任德州

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仲漢言。設盛筵款公。曰。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毀王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豈能甘心於君者。卽手尊酒奉公。曰。處事固不宜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敢違命。獨春賑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願公勿言。太守意不懌。復於仲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陞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怨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取我輩。舍父母。撒妻子。而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本

幾公暴卒。胸腹青腫。舌出。目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輟先得伸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人亦莫知其所以死者已。而同學荆翁者。忽走公家。作公言。呼集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啓棺視。則五官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狀。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璜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輟伸漢。擊交刑部嚴審。伸漢初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燈目久之。遂吐實。輟亦歎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知府例議卹。賜其子舉人。御

製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
聖明有泣者

孝女

孝女汪氏幼喪母侍父以居父疾焚香籲天求以身代
未幾父瘞而女竟不起臨危泣曰苦吾父耳先君爲
作孝女歌云汪氏女平陽人孝於父忘其身父老且病
病且危女誓身代雙淚垂父病愈女病劇臨終不言祇
涕泣祝父長生死亦得但望魂靈侍親側吁嗟乎生死
隨倒天所司女向天訴天心慈不死不足旌女子安得

女子盡如此女何名名芳姑父小坡邑老儒乙亥二月朔日丑女死年才十有九吁嗟乎鄉人會請朝廷旌孝女安知千古名

鐵犀

黃河堤上間數里則有鐵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號以讓水勢戊申初夏與邵劍波同謁魯通甫師於清河之大興莊渡河就視犀腹鑄字云維金尅木蛟龍藏維土制水龜蛇降鑄犀作鎮奠淮揚永除昏墊報吾皇末鐫康熙辛巳五月監造官王國用至今戊申百四十

八年矣。蓋厭勝之術。自古有之。杜老有鐵犀行在蜀江上。卽此類也。劍波晚就茅店中。脫帽臨風。舉杯酌月。豪思不可遏抑。先生旣示詩法。他日復以古文請。答書略云。某於此事。望而未見。而俗學榛蕪。又無可問津者。能者冥心以始之。博採以縱之。定志以終之。勤而不迫。夫何遠哉。古文體嚴而義博。誠不易幾。然此三語已握其要矣。

苗寨

川楚間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

漢民每歲青黃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
二三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賸削積日既多竟以
百十金田產抵償苗產既歸漢民而採買差徭仍出原
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
至食草實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
忍聞也由是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怨憾日
深遂引羣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率亦同歸於盜近年
盜賊日衆朝廷有協力兜拏毋分畛域之諭而苗民
相勦凌逼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

亂鳴乎豈其然哉

人化虎

廣西獾狒久居深山。日與虎狎。有變爲虎者。居人射獵得虎。兩前足或有銅鐵環。則知爲獾狒所化。以蠻俗手必有鐮也。曩有賈姓者。依壻而居。壻見其尻際生尾。體毛漸長。不復省人事。送還其家。中途謂壻曰。我不歸矣。遂自擲溪谷中。跳躍而去。越日出近村。搜民家雞鴨吮其血。村民逢之急。則兩手據地作獸行。緩則人行。後不知所往。

附 黔粵山洞諸蠻

獠狔狔人

諸蠻有獠狔狔獠獠獠數種。相傳爲高辛氏犬槃瓠之後。其俗歲時祀始祖。則諱言槃瓠。而附會曰盤古。諸蠻性雖獷悍。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狔者代之輸。而倍償其數。謂代輸者爲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爲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卽執州縣糧單爲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

解官亦不能辨爲誰氏之田。大都左祖民而抑諸蠻。
獠人俗稱山獠。推其豪曰郎火。餘曰火。猶漢民火伴
也。獠獠皆獠別種。食曰饅饊。或曰哽。謁衣曰登革。謂
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友。男
女相屬意曰眉心。眉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
無異也。

一 猛人

猛人初生能行。卽以鐵烙其臍。厚如繭。故能蹈芒刺。
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恆則獵山獸。

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
環穿耳。銀釵市額。銀環飾頂。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
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腹背俱繫。
唐宋銅錢爲飾。裙用五色絨綵織爲文繡。短僅至膝。
繫錢於邊幅。行則有聲。歲以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
女雜還。連袂歌舞。歌皆土言。取義比興。以致慕悅之
意。彼此既相得。則男子負女入竅洞。插柳避人。其無
偶者。明歲再會云。

僮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撞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既與樹俱長。曰。讎可復矣。卽厲刃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居室架木爲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旣長。嫁娶時始發其封。以宴戚友。餘者或鬻於市。好事者沽以餽客。第爲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婚禮婿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寨。然亦盛兵爲備。小有言卽相關殺。不忌也。

狼人

狼人風氣最強。明代猺蠻倭寇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歌。女子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爲去留。一人留則衆皆散。男子鐫其歌詞贈女。字細若蠅。間以金彩花鳥。髹以膝。女則繡囊錦帶。以答男。狼婦多美姿。人則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竅皆天生。乳則已所成也。自雍乾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聽秋閣詩謹錄

近年搜羅先君聽秋閣詩約得數十首分類錄之七
古題吳岷山停雲落月圖云雙橋落水天浸碧花柳廻
環徑深僻停雲池館無纖塵萬古圓靈湛蟾魄建安詩
人吳季重坐眺蓬壺博清供招邀諸老相經過憑軒列
坐談何縱天空氣爽酒百壺當筵吸月月滿湖循廊歷
榭聲歌呼霓裳羽衣聽有無微波不動冰輪孤冰凝雪
淨夜寂寞萬籟無聲涼露落生綃淡墨傳神工指點飛
來聳山閣人生百累殊足悲何不騎鶴餐瑤芝庭松巖

桂足清景。浮雲富貴。知何時。余家城南。傍溪水。溪雲如
流。月如洗。照見琳宮。遠邈迤。披圖遽欲。乘風起。芒屨竹
杖。從此始。郡中飛來。閣道院。四面臨水。頗有花木亭榭
之觀。岷山先生。習靜於此。小停雲館。其最勝處也。又相
馬篇云。相馬惟相骨。龍種由來。月支窟。驊騮騁異。閭世
生。忍令風塵。歎湮沒。駕鹽車。登太行。十步九折。中傍徨。
得一知己。可無憾。惜哉伯樂不在旁。我欲登天閣。覓天
馬。赤兔黃鵠。競馳驚。玉鬣丹髦。相上下。數十萬匹。昂昂
駒。就中指出。真龍軀。雙瞳鏡。夾明月。孤剛山。挾壑奔長。

逢長途轉盼風雲舉馬也有心氣應吐吁嗟乎銅聲在
骨誰能知死後遭逢亦千古寄居西園金陵卽邀西堂
城南晚眺云八月九月霜落早白雲河千壓衰草天涯
遊子歸不歸淮南山中桂枝老嗟哉歲月不可留理棹
擬欲從君遊腸輪日轉苦沈痛風霜未入心先秋里中
陳子嗜幽討樂府文章衆傾倒登高悵望江南山萬里
晴雲蕩秋吳

五古感興云瑤臺耀清彩寒月幾千里置月冰壺中淨
洗蟾蜍髓靈藥可戲偷顧影嬋娟美飄然曳輕裾招我

廣寒裏我欲乘飛車上曳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魄冷
於水昔我約仙侶攜手遊太空白雲換塵骨冷然思
細風黃鵠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毋乃非英
雄託身旣湫隘翹首馮夷宮弱水戲濯足扶桑高掛弓
此一時作也又云涼颼振四壁唧唧蟲鳴悲宵長不能
寐百緒紛中馳披帷覽明月夜氣清明時逐往事已誤
警來心孰用空寒出古慮懷默以自持結交竟何爲
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變態日萬千今人非古人託
意徒繹繹神女游漢皋珮解雙珠圓洛川步羅襪朝霞

映日妍精誠偶一合。奚啻千百年。歲華水流速。憂心
石壁仄。抱疴醫無人。知非救有術。紛馳十餘年。歛退始
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中貳。黽勗前脩。神明冀充
賈。昔有素心子。把袂時相隨。今昔既殊勢。惻惻令心
悲。荃蘭變蕭艾。灌溉無能爲。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緇。
古人乞食者。問君君豈知。

又七律送吳岷山之皖城云。廿年學道謝才名。客氣消
除。俠氣平。碧玉有情能卻老。黃庭無語不長生。花開晚
節香尤遠。詩到中年骨已清。別有匡牀憐共被。七旬兒

倍關情。讀亡友王霞綺詩稿感賦云。鴻雪常留翰墨。
緣寒燈孤影一。潛然人天永隔。三千界。夢想爭禁十五。
年。故里音塵全寂寂。佳兒才調已翩翩。篋中函牘如新。
寄腸斷當時索和篇。書香山集後云。笙歌兩郡擅風流。
老去閒爲洛下遊。得與齊名惟夢得。共傳遺愛在杭州。
升沈念少能行樂。仙佛心空不着愁。卻笑微之輕薄士。
論交詩好漫相投。寄江都朱秋崖云。作客於今三十載。
獨將鄉思寫淮干。新聲畫壁旗亭古。舊雨傳箋旅舍寒。
行樂漫愁來日少。論詩轉覺晚唐難。如何一片揚州月。

不向蓬萊頂上看。雜句感云。滄海迴舟風有力。空雲添障月無心。餞友云。今日重歌將進酒。昔遊曾賦小停雲。送周聽松郡尊入覲云。行當麥雨梅風候。恩被香羅細葛中。外河曉行云。風冷鳥聽人語立。日高雲背葉聲飛。皆闕佚不全者。

五律答寶應陸小巖云。廿年仍故我。疏懶到而今。一笑浮名幻。孤燈遠思深。江山開醉眼。風雨入詩心。黃鵠青天影。高飛何處尋。普濟堂題壁云。莫道貧難濟。隨緣惠不難。眼前人太苦。身後骨先寒。誰免呼天痛。須從易地。

看嚴冬一援手。魂夢夜深安。題陳西堂詩稿云。大雅久
不作。惟君得正聲。詩如琴韻古。心是布衣清。猶有悲歌
氣。殊非薄俗情。吾廬新掃逕。遲爾歲寒盟。西堂丈不列
庠序。而品誼獨高。交友以性情相尙。近體詩未能拔俗。
獨樂府神韻古奧。音節諧和。始有天授。又答太倉盛子
履先生云。古誼未零落。高歌驚鬼神。斯文成絕調。並世
幾傳人。避俗性天逸。論交襟抱真。蒼茫時獨立。誰與伴
吟身。過常州句云。春申城外路。韶景不曾閒。帆集雲千
幅。橋盤月一彎。賣花煙裏市。採薺雨中山。傍晚聞疏磬。

何人獨閉關。詠雪云。空階滿積雪。歲暮結瑤情。豈以泥塗污。能教世路平。凝冰還耐冷。得月不爭明。俯仰吾生事。前塵總自清。又小齋云。簷花穿雨靜。窗竹引風疏。新河云。凍禽寒戀樹。孤寺巧分程。皆屬斷句。詢諸家兄。全稿不可得已。

七絕渡河云。孤館殘燈聞寂間。朔風吹夢度江關。扁舟明日彭城路。知在黃河第幾灣。讀信陵君傳云。高士何須蹈海濱。信陵君是解圍人。兵符一出紅顏乎。從此關東不帝秦。四十斤椎手自持。市中屠狗也英奇。如何博

浪○留○遺○恨○恰○有○秦○皇○誤○中○時○寄○陸○小○巖○云○蒲○柳○蕭○蕭○日○
暮○風○觥○船○一○櫂○夕○陽○中○如○何○此○日○旌○亭○酒○不○見○詩○人○陸○
放○翁○彈○指○光○陰○慘○別○魂○舊○遊○春○夢○了○無○痕○明○年○江○上○重○
相○見○楊○柳○棲○鴉○又○白○門○小○巖○師○常○常○誦○之○題○甘○泉○毛○秋○
伯○先○生○入○塞○圖○云○玉○關○秋○色○上○吟○肩○絕○塞○歸○來○路○幾○千○
躍○馬○飛○書○猶○記○否○當○時○曾○擬○勒○燕○然○長○沙○自○古○憐○遷○謫○
宦○海○波○濤○未○可○量○回○首○楚○天○芳○草○地○一○簾○風○雨○夢○瀟○湘○
先○生○由○進○士○官○湘○潭○令○坐○事○謫○戍○故○云○旅○夜○云○亂○山○如○
馬○片○帆○過○回○首○高○堂○奈○別○何○記○得○牽○裾○含○淚○送○遙○遙○天○

際白雲多揚州符南樵孝廉選國朝正雅集詩繼沈
歸愚宗伯別裁集後白山東千里郵書索先人古近
體諸作及陸續搜錄而崇中丞雨舫已爲刊行正編不
及載矣

婢女代嫁

婢代女嫁小說常載之近乃實有其事陶文毅公微時
家極貧初聘同邑某氏女歷歲餘矣邑有富室吳姓聞
女姿色謀奪爲其子婦以多金餌女父父利吳富竟爲
所動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其女惑於父

說已萌異念。私誓不適窮生。會有養婢。請於母。願以身代。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娶之。卽後之膺一品夫人。詰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疣。凸起藥之不愈。則少時操作。爲磨石。壓傷耳。某女旣歸於吳。父子恃富奢蕩。又強佔鄰姓田。率衆毆鬪。吳子中傷暴卒。女無出。翁亦憤鬱死。於是族中強黠者。恨吳吝刻。宗族無所沾惠。羣欺某女寡弱。謂以吳氏財私飽外家。藉口侵吞其田產。殆盡。至貧。罔無以自存。時文毅已貴。顯乞假回籍。鄰里嘖嘖言前事。公微聞之。質諸夫人。良信大息。久之遂以夫人意。

贈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卒
爲穿窬者竊去。忿而自縊。遇救未絕。公嗣是歲致周恤。
不倦。云寶應朱詠齋先生。由浙江學政任滿還。朝丹
過吳門。文毅方官蘇撫。同官演劇。觴朱。令演雙官誥。女
毅淚承睫。不能忍。朱私語同官曰。此我失檢。不知雲汀
家亦有碧蓮婢也。

又

某殿撰少時夢至一所。朱闌碧瓦。迴異人間。有女郎十
數。其繡錦袍。見生皆起。問之曰。某科狀元張也。襟袖間

織成二字金彩爛熳。卽已姓名。辭而深自負。及娶婦。伉儷甚篤。間往。外家里中無賴子。率以婢婿相擗。掄訶而叩諸婦。婦曰。信。蓋婦翁恥婿貧。陰背盟。而以婢女代之者。某念娶婢甚恥。他日富貴。必改聘名門。一夕復夢前所諸女郎。漠不相顧。金字亦滅。急問其故。一人曰。富貴尙不可知。棄妻已有成見。上帝易之矣。某驚寤。汗下。悔過神前。自是琴瑟益和。誓言偕老。未數年而大魁天下。游掌封圻。以視文毅公度量相去遠矣。然猶幸其改過之速也。相傳殿撰尊人慷慨好施。家產爲罄。藉非盛德。

感召亦惡能有此夢哉

樓上魚

二十九年巳酉秋沿江諸省大水民舍淹至七八尺江鄉鎮市尤甚有力者大率樓居窮民以小舟販賣食物徑繫樓窗與主人隔窗議價市已去而之他都無橋樑之隔值大風雨樓屋震動波浪衝擊梁柱窸窣有聲夜卧初醒忘其爲樓而疑在船中也其後間有傾圮皆預置巨桶大木八附以生而器物漂矣水落有獲魚樓上者蓋魚隨水入不能復出然則緣木求魚之說特有其

時未爲甚謬也。

提迷藏

王子山周霞友吳次華同客金陵招邀城北諸山日午
坐僧寮淪苦苦說仙佛故事次華謂洞中七日世上千
年棋局初終斧柯已爛果爾則元會運世十二萬年仙
人祇得數百日耳人亦何取於仙哉予謂唐宋呂洞賓
張虛白輩皆以下第舉子去而學道遂登仙籍由是觀
之則成仙易而登第難矣人又何取於科名哉語未竟
雲生於前如絲如障漸至咫尺不可辨予潛身出門作

幼時迷藏之戲。從雲中大呼霞友。霞友尋聲而至。則避之。而呼子山。子山至。又去之。如是者三四。適與霞友相撲。石澗苔滑。兩人俱傾仆。爲之大笑。因就石上跌坐。拂袖揮雲。旋開旒。台子山在後。摸索獨語曰。樹也。頃之又曰。壁也。霞友與子方竊笑。忽聞有聲如石許米囊碯墜而下。次華與僧徒驚詫曰。險哉。誰乎。則子山從右蹬上。尋路失足。墮落坡陀矣。因復大笑。蓋子山體素厚。坡陀下有洞中空。故其聲特震。於是僧衆聞之。扶掖下山。自目已頽。嵐翠欲滴。回視上方雲氣如微雨空濛。子山指

予笑曰。肘腋間餘痛未已。當使天河負我歸也。則應之曰。我不能作鍾建。

說鬼

次華霞友素不畏鬼。寓屋僅隔一牆。有門如瓶。可通來往。一夕三更。衆皆臥。次華大呼。踉蹌至。喘汗相屬。不能作一語。予急詢之。久之始言曰。非鬼。非畜。炬其目。膨其腹。伏窗而哭。予笑曰。君固不畏鬼者。胡乃至此。然則不見不畏耳。次華曰。吾惡知鬼之醜惡。若是之甚哉。予呼候子秉燭出視。他無所見。第有黑氣如輪。依牆而上。盤

旋屋角間噉然一聲而去。次華聞之，毛髮愈悚。霞友以被蒙頭，故作大言。於是衆人皆醒，問狀。感澤曰：「鬼神自處於無臭無聲之地，本與人不相犯。敬而遠之，聖人亦未嘗必其有無。自儒者執無鬼之說，而天下後世言鬼者興焉。自儒者有勿信鬼神之說，而天下後世乃真有鬼神出焉。以有心召無形，遂成相角之勢。今日之事，不見於他人，而見於次華，亦次華素輕鬼神，而特以戲之者也。及明予往跡之中庭，有樹童童如車蓋，僕子所見，蓋燭光射樹上，樹影依牆引屋，其所謂噉然者，則棲鳥。」

見火驚飛耳

起蛟

金陵陳氏園結構玲瓏規模畧小中有聆風閣一方亭
深色叢諸勝十月四日同人公宴閣中笙歌侑酒江甯
鄧子楚謂本年大水由湖廣起蛟或云陰氣太盛主兵
患小說載蛟卵所在之地冬雪不凝春草不生飛鳥亦
不集其上有氣朝黃暮黑有聲如輕雷如秋蟬鳴於掌
中及是時以金鼓火器大血礮物鎮之可撫而取少遲
漸起而上遇雷雨即奮起矣似此則有心者思患預防

固非粹不可備者也。

九秋詞

是歲南閩大吏奉改試期十月先於九月九日啓行作
九秋詞調寄百字令分贈九人錄存一闕以識梗概同
里汪汾秋茂才讀書尙志不應鄉舉贈汾秋秋雲云閒
心一片到而今纔醒巫山舊夢放張長空皆幻影怕說
爲霖作用山岫無心歸山有志不藉春風送孤蹤自往
太虛任汝豪縱從此箇裏心期相隨惟有老樹蒼煙
共只恐山河秋色老冷到人間巖洞薄影成羅輕寒擁

絮奇彩爭鸞鳳。春回何日錦裝同。此珍重。他如秋風贈
葉。錦舫守戎。秋花贈玉。月仙女。史皆各如其人之地位。
載比玉樓詞稿中。

金華遊覽卷六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車夫

狼

鴈

獬

附

北行日錄七則

灘上

寶峰寺

天震井

東省諸用

同人詩句

題壁詩

河間

眉子硯曲

京師形勢

騙壻

軍機章京

崇教寺

陳釀和

西山

附西山遊記七則

戒壇

活動松

空山應響

大星

夜色

石碗

酒樓

渾天球

關節

關廟香火

神將應值

拈花寺

棋盤街

梁家園

陶然亭

內人

雜詠詩

薛執中

洗象

懷挾

安瀾

金田

鵲橋仙

金壺浪墨卷六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車夫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將以廷試入都三月十日與漣水張禹山白沙水少泉袁浦王紫垣會於王營明日啓行車左右傾側輒與頭角相觸避之且愈甚車夫曰子讀易乎其道用隨柔子之體虛與委蛇左之右之勿卽勿離。骨幹在中不患脂韋子笑曰是誠名言君子之徒也。丙方外圓利用如車命名思義說在老蘇有子之識

何爲乎僕夫

狼

同人中禹山最簡默而善言物狀。時解人頤濱海多狼。暮行者必攜火器。狼初遇人尾而嗅之。或銜其衣而曳之。若畏懼走避。必遭齧噬。識其性者。曳之東則東。曳之西則西。狼謂此人馴善。必不逃矣。乘其不意。突出火器以震之。則狼駭而遁。吱吱然窮力狂奔。去之百步而後止。猶立高處怒視此人。以爲大受厥驚云。

鴈

禽類中鴈爲最義。生有定偶。喪其一終不復匹。飛則獨
後。其羣宿則羣鴈環止一處。而孤鴈徹夜周巡。若人之
偵察者然。弋人以柴屏蔽身。緩步而進。孤鴈驚鳴。弋人
遽伏。及羣鴈四顧。不見人跡。怒而啄之。如是者二三次。
愈啄愈甚。不敢復聲。弋人逼近發銃。十得五六。其幸而
逸去者。復啄孤鴈。雖損頸折翼。不去。其類亦終不亂其
羣也。

獬

人有恆言曰。老奸巨猾。猾之爲物。知者絕少。禹山曰。其

毛白其體圓皮肉堅而齒牙利途行遇虎則環縮如毬虎前飮之屏息不動及虎口初啓猓卽乘勢旋轉而入深據虎腹嚙其心肺虎負痛咆哮跳躍而猓則安處其中久之臙腑既空勢將洞脅虎斃而猓飄然行矣天河生日天下豈有猛於虎者而猓乃以柔殺之雖欲如魚之辭餌不可得已

附北行目錄七則

灘上

啓行後一日自衆興集入宿遷境道旁有雲集茶亭

門書聯帖云。爲名忙。爲利忙。忙裏偷閒喫茶去。勞
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呼壺酒來。禹山曾於他處見
之。明日宿灘上。邳州屬也。月下聽歌。與少泉說豐沛
故事。予作滿江紅詞云。滿目河山。問何處。悲歌激烈。
望平原。却思豐沛。當年豪傑。關塞已非。劉氏土。沙場
猶照。秦時月。膽開雲如馬。過山來。長空滅。鴻門會
酒。盃熱。垓下戰。歌聲。哀。英雄兒女。匆匆了。結事後。
縱翻成敗。案生前。無奈悲歡別。最不平。終古大河流。
聲。嗟。

寶峰寺

十五日微雨清塵。緩轡康莊。殊覺怡神爽目。已而風雷怒作。衣溼如水。又以見行路之難也。李僕帕首步從。雨行四十里。將及陰平而霽。與少泉同遊泗山之寶峰寺。登高四望。皓月當天。遠岫煙橫。花村犬靜。非復午前苦况矣。寺僧聞人語。扶杖出窺。年幾八十。相與話桑麻。談風俗。經函爲燕雀所棲。佛象與鋤犁並設。蓋釋而農者也。

大震井

孟子廟規模壯闊。天語輝煌。望後二日。由滕入鄒。過焉。同人敬謁聖象。歷代碑記不勝讀。最古惟蕪間漢碣數十字。則滕邑顏逢甲得之。卧虎山前。大略以封田贈族。勒石戒子孫者。距今二千年矣。世傳三氏皆有井。獨孟廟無之。康熙初。雷起殿前。地陷丈餘。清水一泓。宛然成井。因名天震。

東省諸山

揚州程南卿客汶上署。曩遊袁浦舊交也。十八日抵汶南。卿乘輿挈榼而來。清談徹夜。且曰。東省山水不

似江浙靈秀然獨得雄壯深厚之氣自秦岱而外如鄒之嶧山世稱洞府玲瓏巖竇奇峭汶邑有山名蜀如芙蕖出水獨立波心此皆輟跡所經亦嘗遊覽及之乎曰未也南卿曰去此一日程望之林木蔽虧繁若雲錦者東平鳳山也又二日至高唐巖高百仞叩之清越有聲者則所稱鳴石山也予曰能爲我言泰山乎南卿笑曰是則難言矣泰山高四十里周迴十有八盤山南天門歷東西二峰屈曲登絕頂則古封禪處也峰之最高者曰日觀遊人借宿僧寮四更觀

日出霞光海氣無。不詫爲奇觀。他若桃花峪水簾洞。
玉女池諸勝。遊者非累旬不能周。豈言之一夕所能
盡哉。海內大觀不必身至其地。卽一談述間。景行行
止。固已嚮往不置已。

同人詩句

過東平州西北車行山徑間。左右壁立十數丈。過客
絕少。紫垣有句云。山開一線纔通馬路轉。千盤不見
人。頗能狀險隘之勢。又云。輪蹄不解相思苦。滿載離
愁上玉京。則戲爲歌者發也。途過平原恩德諸州縣。

八月不得雨。二麥盡萎。居人以糠稗爲餐。少泉所謂
四山斜照雲都赤。百里平沙草不青。其荒寂可想。禹
山不多作詩。一日過酒肆。題句云。茅店荒莊又饑春。
往來車馬踏輕塵。世間名利濃於酒。醉殺前人醉後
人。可謂慨乎言之。

題壁詩

沿途題壁詩甚多。而佳者絕少。惟同城驛云。東阿道
上春風天。楊花片片飛。作綿行人盡。日向村塢馬頭
塵。起如飛煙。數家茅屋山前路。牆頭舊有題詩處。滿

樹桃花不見。人流鶯啼罷。還飛去。語亦猶人面。丰神
秀倩。新店篴香女史云。雪滿征鞍。沙滿衣。北風吹粟
上冰肌。侍兒莫道寒威苦。猶勝空庭倚竹時。腰跣二
首之一云。雞聲喔喔四更餘。正是沈酣入夢初。嬌女
那經行役苦。朦朧扶起上征車。又甜水鋪律句云。做
裘蕭瑟浣塵沙。村酒微醺興更賒。暗逗春愁堤畔柳。
怕撩客緒路旁花。慣嘗辛苦翻無病。已分飄零不憶
家。別恨離情消不得。年年惆悵獨天涯。署真州午橋
氏題。

河間

河間獻王在漢室諸王中最賢尊禮儒生搜羅經籍
史以大雅不羣目之至今祠祀不替廿四日道過河
間有劉雲某者仿長吉體題詩任邱店壁云一燈慘
綠如僵蠶銅龍凍折天不霜毒螭噴沫老蟾死空青
黯淡如元黃聒耳驕嘶蹀汗血車輪拍拍飛仙蝶河
間膜拜古獻王書城大厰金銀闕秦坑餘燼光熊熊
一照萬古陰霾空更爲東溟呼燭龍九天艷耀扶桑
紅遙聞遇雨作也客有題其後者云如何風雨關河

客尙有閒情弔獻王劉作較之前數詩氣韻相勝多矣。

眉子硯曲

大興王佛雲孝廉工書法案上書史叢雜能於尺地間
跼蹐作小楷端整秀媚姿態橫生入都寓王比部宅榻
左懸其亡姬蔣韞卿遺照而右度禮闈落卷一束謂此
二者爲生平傷心之事其抑塞磊落可想也嘗於袁浦
市上得葉小鸞眉子硯背鐫二詩與秋雨盒所載相合
深自寶貴拓本徵題且曰君善填詞爲我作南北曲以

備一格可乎。予諾之。爲成北曲一折云。脂香蘭澤幾飄零。誰留下滄桑片影。池幕新月樣。詩寄舊風情。拋撇而今人去。鴻泥印。新水令憶當時。生小聰明。解坐蒲團。證夙因。才華掩映。閒吟錦字。遺幽情。畫圖不闕。漢宮春。端溪自有瓊瑤品。香夢醒。喜臨樨。剛稱簪花影。駐馬聽嫌墨污。勤呼婢。浸賭詩成。嬌倩嬈。評撫瑤絃。鸞鶴鳴。聽夜雨。櫻桃韻。新詞兒。鐫上分明。自把瓊章署。小名點綴些。彤奩玉鏡。沈醉東風正好訂石上前。因待與張郎。畫山娉婷舊句。重吟。撋雲抹月。一樣輕盈。那知道。葬春風。桃

花短命。泣香泥。芳草無情。掩了。淚。拋撇了。清琴。廢。一彎。
瘦影。纖纖。更幾行。輒語。惺惺。折桂。令。一。妻。裏。改。星。霜。換。
主賓。彩雲。散。畫閣。扃。只有。飛花。池畔。影。和。松。煙。細。暈。似。
當日。鬢。邊。雲。沽美酒。到今日。謝綺羅。香裏。氤氲。伴。琴書。
隊裏。淒清。便留箇。碧玉。佳名。也不枉。紅顏。薄命。是一點。
芳心。有。靈。怕。瘦。損。零星。纔。分付。你。詞人。管領。太平令。記。
三生。曾見。名花。殞。鎖。雙峰。未許。癡魂。醒。又教人。驚。憶。愁。
顰。賦。哀。亡。潘岳。詞。況。下。第。劉蕡。境。更聽。雨。相。如。病。春。山。
欲。畫。難。彩。筆。應。焚。盡。問。深淺。入。時。難。定。那。生前。夢。蝴蝶。

亡鏡中花。鸞鳳杳。只餘箇身後名。鴛鴦印紅塵。浣滌清。
寶匣收藏緊。不零落。人間猶幸。這片石兒。抵多少。苦心。
人沒些兒身後影。離亭宴帶歇。拍煞。見者謂題詞中此。
爲壓卷。未可當也。

京師形勢

論京師形勢者。皆以秦山東登爲龍。華山西峙爲虎。是
已然。前人謂泰山之脈。自函谷而來。東盡於海。而諸水
又皆由西而東。則山水順趨。氣難疑聚。惟恭讀

聖祖文集。載泰山脈絡。自一盛京長白山。分支入海。海

中磯島數十。皆其發露之處。至山東登州之福山。起陸西南行。八百餘里。穹隆盤屈。結爲泰山。巍然爲五嶽之首。云如是。則諸水順流。泰脈逆峙。與華山支絡相接。中原形勢。拱衛甚固。而京都宅中臨外。適在右山左海之間。信乎天地之奧區矣。

騙婿

都中淮郡會館有二。新館本爲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當日店主人也。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質寓爲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是縣令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

豪僕從三四人出入裘馬甚都。主人子朝暮聚談。亟相契洽。一日有老僕倉猝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產難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爲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踰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僮僕釵釧盡失。急尋之。杳無蹤跡。市中索逋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壻也。不然誰貰貨者。主人徧啓客室。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

由是賣屋代償生計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日石尤風只合爲山頭望夫石耳同邑曹衛川先生云。

軍機章京

國初沿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爲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炳燭批覽畢面諭大臣寄信原奏衙門可否之卽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爲廷寄凡票

號稱旨仰蒙天語褒嘉則聲譽蜚騰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爲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踱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閒况可想也

崇效寺

崇效寺中西來閣花木甚盛閣外丁香滿架相傳爲王漁洋朱竹垞手植王詩所云空舍清言殘僧斷碣則彼時遊跡尙稀也聖安寺脩於乾隆中年殿額皆御書

佛象莊嚴。藤胎金飾。想見當時。如赫今則。彼此易觀矣。
魯通甫師句云。崇效寺中。花滿蹊。聖安寺裏。幾枝低。東
寺車轍深一尺。西寺無人空鳥啼。蓋同時枋國者二人。
一則物望所歸。一則門庭如水。同爲宰輔。而榮寂懸殊。
亦見富貴利達中。無止境也。

陳釀和

宿遷陳釀和。豪曠士也。里居鬱鬱不得志。壯歲棄家。襤
被走京師。遨遊豪貴之門。爲司書記。久而不樂。去之交
山西大賈。累致千金。出入裘馬翩翩。或攜雛伶狂飲酒。

酣耳熱歌呼鳴鳴意氣殆不可近及遇困乏則疏食古
寺中甚至日晏不炊而放達如故有餘輒以貸人歲暮
或乞貲助釀和啓篋示之曰吾橐適罄無可典質他日
得金不論多寡先以奉君何如會友人某贈金二銖釀
和不俟其人卽自駕往贈之其人致謝曰此非吾物故
人誼也如是者三起三落歷十餘載不與家人通音問
而年已垂垂老矣生平重然諾有過能受盡言遇不如
意人嬉笑怒罵不屑也

西山

都人所稱西山乃太行山之第八徑圖經一名小清涼
太行首於三危東極暨無閭復嶺支離不知其幾千里
而都城以西林麓蒼莽物產尤饒古稱神臬者是也沿
山諸藺若白塔上下錯落與碧雲青鸞相間山中流泉
滿道或自石罅噴出散漫砂磧中琤琮有聲注爲小池
水色藻綠春夏間晴霞遠樹鳥韻花香幾於應接不暇
今多屬於禁園而冬嶺積雪尤爲奇觀故爲燕京八
景之一云

附

西山遊記七則

戒壇

四月初十日。釀和與吾邑陳君景純。約往西山慧聚寺。並駕而出。風日清和。前二日爲浴佛會期。士女遊者甚衆。近山連岡斷隴。村落相望。青蒼合沓中。忽見丹霞片片。如珊瑚火齊。聯爲纓絡。則櫻桃初實。離離樹間也。約行二十里。至獅子崖。昂首南向。藤蘿倒垂。微風過之。毛髮生動。崖之南峻嶺迤邐。下臨深澗。至是舍車而徒。度石梁。行仄徑中。兩山夾磴。躡級西上。紆迴凹凸。凡有十八盤。有石如門。以爲寺也。入門則

萬木參天。彌望無際。景純浩然有望。洋之歎曰。足力疲矣。少憩北行。繞懸崖而入。始及寺前。其山曰馬鞍。明正統間。勅如幻律師說戒。寺中爲之立壇。遊者祇稱戒壇。問以寺名。不知也。

活動松

寺門殿宇皆東向。峰巒交互。獨缺其前。形如玉玦。縱目遠眺。渾河見焉。釀和欲周。覽寺外。然後入。景純曰。渴矣。欲先茶。時風自東南來。西北諸山障之。迴颺衝激。飛雨忽至。遂入及殿庭。聞空際作波濤聲。白日晦。

冥亂雲如馬拂殿脊而過仰視烟霧中蛟龍雜沓飛舞縱橫倏忽伸爪下垂如攫物狀去殿鴟不及數尺頷腋間金翠射人釀和目短視曰是山故有二青時顯靈跡神物變幻不足異也景純笑曰松耳世稱活動松卽此原異凡質宜先生以爲二青耳釀和亦大笑旣而呵曰我亦自少年來誰之不如而竊竊然如小兒女背面笑人

空山應響

老僧智強就殿之左廂進茶畢導客瞻禮諸佛象曰

是爲五百羅漢化身。昔嘗遊戲山中。是爲般若尊者。明季降神甚靈異。是爲鵝頭和尚。開山祖師也。山洞舊爲虎據。自祖師來。虎乃徙而避之。繞至殿後石巖數十級。其上爲諸天閣。老松羅列。光怪陸離。向之所見蛟舞龍盤者。種類窟宅。於是乎在其最奇而古者。一株倒立懸崖。上下垂至地。枝幹糾結如驚蛇入草。不可捉摸。既從山罅中裂石而出。鱗張鱗動。怒翼欲飛。壘石爲環。不能繫其勢。山有太古化陽觀音諸洞。外實中空。聲發於此。響應於彼。時聞居人伐石聲。硿

磨如雷相去數十里如在足下與景純或嘯或呼
四面答語如水中泡影化為百坡又如興龍笙列管
九十鼓鞀達氣發發聲也

大星

由諸天閣東至萬壽宮宮左卽戒壇階凡三級中設
高座廣殿燄玉環列戒神想見如公說法時也壇之
西南曰波離殿存遼金幢石各一凡時辰不書地支
或云甲時或云艮時蓋就天干中去戊己二字並乾
坤震艮爲十有二辰智強云諸天閣後更上數十百

級有崖有洞。有精舍數十楹。登之則山盡野濶。一碧千里。左顧滄海。右盼太行。曠然有橫覽八極。獨立千載之思。諸公能復往乎。釀和仰視而歎。予與景純鼓勇陟其巔。望平地樹如薺。河如綫。人如寫意畫。耕牧川原。略具體相。時雲開風定。日已及申。景純欲歸。釀和止予曰。何地不可容身。吾語智強備晚餐。一二山蔬野簍。粳飯村沽。恐渠輩食之。且厭梁肉之肥也。予曰。息僧房不如憩閣上。旣食。令從者洞啓軒窗。夕陽返照。雲霞變滅。奇彩橫生。已而璧月東升。微缺其上。

衆星厯落大者如桃小者如荔支置身既高去天較近故也

夜色

入夜釀和就枕而卧子獨坐至四更許孤跳鵲驚風灑淅松枝上蕭蕭帶之閃閃如人影夜深月色益皎潔山靜氣清是生衆妙衆妙淡寂轉爲達觀世之仕於朝工於肆商賈於途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有勞勞數十年而不得片時憩息者矣憑欄東望此時宣南人物大半在睡夢中正不知幾人槐安幾人邯

鄆也

石礎

翌日天未明，釀和趣予曰：起起！東海霞明，盍觀日出。及起，則紅日欲上不上，光燄萬道，海水動搖，遠樹皆作黃金色。村市屋宇如赭，轉瞬間一輪奮起，丹碧劃分。下有紫雲一抹，承之。智強晨至，拍手曰：惜乎少遲早一刻，尤爲大觀也。遂至前殿作早食，問智強生平。曰：潞人成姓，三十出家，少亦儒也。經史略能記誦，父母歿，遭遇歲荒，始知人間有凍餒事，非義之利又不

肯爲不得已而就此。公等視我老乎。出其手曰。持此
兩臂。猶能勉敵二十人。時階下有石礎二。中泐二孔。
舉之而舞。旋轉如盤。曰。吾視爾君。和易中有英介之
氣。觸引雄心。不足矇也。問近山遊所。曰。西行四五里。
一峰當前。挺然高秀。望之如駝峰。如側方山子冠。則
極樂峰也。行及半途。畏寒特甚。釀和亦曰。興盡矣。遂
循舊徑而返。

酒樓

智強云。西山招提蘭若。凡三百七十。視牧之烟雨南

朝句遜其十焉。中以潭柘爲最古。諺云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去此二十里。予笑曰夥哉。即使靈運復生亦無此濟勝具也。釀和云遊山之趣十有二。天地各得其六。在地者曰高下奇正隱顯在天者曰晝夜晴雨春秋山靜物也得水則靈得雲則活一言以盡其妙。日變今此一行獨未見秋冬風景其餘已可神會若必窮力以求之按圖以索之悞滯則鑿與貪易衰山靈有知亦不許爲知己智強笑而別出山迂道赴海淀午飲酒樓因憶科進甫師句云誰識青袍一年少

滿斟金爵看西山。想見意氣豁然。顧視不凡之概。噫。
西山終古。此樓亦百數千年。而少年青袍之飲於此。
樓者不知幾百千人。宜乎釀利豪逸激昂。不能爲所
欲爲。並不能言所欲言也。

渾天球

松筠庵爲楊忠愍公故居。中有諫草堂。古香亭。春焚舊
館等處。將忘餘所云。人海叢中結淨廬。卽謂此也。宿遷
王惜庵先生寓庵之後軒。內設渾天球一具。黃道赤道。
衆星經度。懸落分明。時節四時。白日平西。月輪東上。

球面一一符合。特內外部位不同。非置身天外。便須如
壺公跳入球中。則畧無參錯矣。曩於天主堂中。見西洋
編簫。一上下三十二層。每層百管。鼓之以氣。則風雨波
濤。謳吟戰鬪。與夫雞犬禽鳥之聲。同時並作。其機巧一
也。

關節

途間檢得一紙。曰題承二卦。篇末禕而不解。所謂佛雲
曰。關節。考官授其屬意之人。閱卷符合。則售矣。子曰。暗
中摸索。幸而得之。故文字遇合。有知己之感焉。若私相

授受何足爲榮。佛雲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君不見會試場前，滿途車馬，車中人強半孝廉也。安坐讀書之，不樂而僕僕何爲者？父不能語諸子，夫不能語諸妻，蓋十之二三云。雖然，亦有命焉。關節雖通而不得，或得之而別有機緣。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君勿作五千年上語也。

關廟香火

京師前門關帝廟，投玖極靈。事後無不巧應。相傳明天臺中，塑關帝象，大小各一，使日者占之，曰：小象香火愈

遠愈盛大者弗如也。上乃奉大象於宮中。盛其饌養而置小象於正陽門三楹廟中。欲以敗日者之術。已而闖寇之亂。大象燬焉。其至今聲靈赫濯者。卽所推愈遠愈盛者也。

神將應值

明成化間。太液池中有虬螭窟穴。常出據玉螭坊上。或曰。螭精化身也。會憲宗齋宿西內。宮女過坊。見之大驚。而仆上聞之曰。是宜處山後僻地。何爲在此。駭人。是夜卽聞風雨波濤之聲。質明視之。池冰橫裂一道。則已舉

族徙去矣。明世宗嘗幸西山小天寧寺。寺門金剛面色深黑。上曰。此火裏金剛也。未幾寺災。金剛燬於火。由是觀之。宮廷警蹕之地。信有神將應值。世傳歲由天師更調。語或不誣。而日者之說。香火遠近之徵。何以竟不能易。蓋當鼎盛之時。則鬼神奉令。及乎革命之際。則氣數難違。

拈花寺

拈花禪寺。爲益都相國萬柳堂址。周廻一頃有餘。中有小土山。昔之蓮塘花嶼也。當日橫橋並馬。助水傳杯。堂

帶遠峰歌翻驟雨之盛自石氏改建佛閣遂爲荒涼寂
寞之區西北爲夕照寺八景中金臺夕照卽此殿壁有
陳壽山手畫雙松剝落殆盡予雜詠詩云一代風流少
嗣音幾株楊柳黯疏林游魚吹却桃花片不許春風引
佛心金臺風景占京畿壁上雙松墨蹟稀賸有白雲千
古在夕陽高閣曬僧衣

棋盤街

近有京師雜詠數十首。隨地錄入。其涉於遊戲側艷
者不存也。道經某園故址云。橫門短巷。避塵喧。衆木無

聲石不言多少亭臺成廢址半爲蘭若半梨園棋盤街
云兩三間屋作行窩偈仄羈愁奈若何誰挾琵琶傾濁
酒棋盤街上月華多

梁家園

寓館近壽佛寺卽梁家園地明巨室也樓榭之外鑿池
引水可以行舟漁洋荔裳諸君有梁園泛櫂之什吾邑
黃蘭巖觀察屬其地高臺曲池猶存今則谷而陵矣雜
詠云雲天慘淡近黃昏行過招提懶叩門勝蹟何如仙
佛壽金錢空買姓名存

陶然亭

連日讌集之地。曰龍爪槐。小有餘芳。而陶然亭爲最勝。亭爲康熙間郎中江藻所建。取香山詩一醉一陶然意。地勢高敞。望西山如列屏。附近人家茅舍竹籬。囂然意遠。都門車馬雜沓。得此可洗塵坌。雜詠句云。西來雲氣擁山頭。野色遙遮佛寺樓。一味清涼好風景。不知身在帝王州。亭之東爲慈悲庵。其北爲黑窑廠。由靈官閣坡徑紆迴盤折而上。巍然高峙者。眞武殿也。夏日居人支涼篷。設茶具。以待遊客。重九前後。葦花如雪。都人於此。

登高焉

內人

某主事者性浮薄好大言久官京師頗不爲士夫所與一日劉南石過之見其案頭日記云某日遇某侍御某時謁某中堂詩題則某宮詹會飲某家某翰苑同遊某所此外毫無故實亦無他記載之辭因笑日記此何爲似非雅觀其人赧然曰我固不示外人南石曰然則君之記此專以示內人耳

雜詠詩

五月十五六日。同人約遊城內外。雜詠諸作。信筆錄之。
龍爪槐云。古槐清蔭滿琳宮。三百年來碧蘚封。爭似蒼
松鱗爪活。破空飛去作雙龍。玉竦橋云。瓊樓瑤島。帝
城春遊釣。曾容侍從臣。同是深山魚鳥伴。得依霄漢卽
仙人。豐臺云。豐臺春色舊繁華。風信闌珊不見花。怪得
半開分剪去。美人頭上貴人家。靜默寺云。瑤池東畔柳
枝青。清梵遙傳隔翠屏。深夜月明天尺五。禁鐘聲到
野人聽。內城云。從龍功績炳旂常。班列椒蘭被澤長。萬
古星辰環紫極。五行相勝八旗方。灰洞云。冰霜時節百

花妍開在人間衆卉先。莫道冬烘顏色淺。一經噓拂也天然。

薛執中

薛執中者。楚人。初學道家符錄。及烹鉛鍊汞。御神歸氣。諸說能以撫摩治病。歷遊江楚等省。有某大吏信之。監司以下。時與往還。金帛之投。頗高聲價。已持某公書入都。符咒厭勝。殊有驗。朝貴召之談道。怪誕中亦頗近情。由是遨遊仕宦間。傾動一時。雖婦女疾病。亦令撫摩。出入閨幃。穢聲漸著。曹給諫懋堅首發其奸。命交刑部。

輒訊供認左道受賄各情。後以中外多所株連。寬免窮治。斬執中而寢其事。給諫初以國學生掌教海陵書院。士林不服。蜚語詆謾。輕薄多端。呼之曰曹監生。一日乘輿候客。道遇諸生。拉曹下曰。監生如此大乎。我輩徒步而監生乃乘輿。人雜言。厖不堪其侮。然曹詩文雜學。實冠時流。所交某翁。屢爲不平。戒其子弟曰。監生亦有數等。汝輩勿效浮薄。子妄以非禮凌人。曹先生非久困者。比成進士。入詞林。曹已度外置之。而某翁代爲吐氣。作詩寄賀。喜溢於辭。

洗象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
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閣，號舍車中人，瞻帷半掩，紙露
頭面如牡丹，如繡毬。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間
忽見數人，高興檐齊冉冉前進，衆人左右辟易，有執紅
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
及河，伏其前足，俟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
水，計先後二十有四，遊戲徵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比
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

人知其馴習。與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與滿
意。乃俯首昂鼻。鳴鳴然作。虜栗銅鼓等聲。萬衆闐笑而
散。

懷挾

是年翰林散館。因懷挾革職遣戍者二人。一爲江甯陳
君祇。塲詩韻一木。監試大臣問何物。陳意謂韻本非私。
不服稽察。卽日奏聞交刑部。某公曰。讀善數十年。何
至韻本都不記憶。然予聞鄉先輩言。康熙間考試鴻博。
施愚山以奸韻降等。王嗣槐以失韻落名。汪鈍翁潘稼

堂皆有錯誤。諸韻學之疏久矣。今人於虛實異音一字數解。及上去譌謬甚多。某公之言。未可概責諸翰苑中也。

安瀾

月之十六日。題百字令詞於鎖院壁上云。匆匆歲月。記秋風江上。分明此地。矮屋分明。鄉樹遠。一笑浮生如寄。舊境何常。虛名未必。莫再牽人意。槐清鎖院。箇中風景。重記。只道燕。燕風雲蓬瀛。雨露珊瑚。羅珍異。誰識燕支學塗抹。一樣胡盧遊戲。千古文章。百年事。紫槐。綠隄。

溫按低頭爲此。消磨多少豪氣。是行惟少泉。以縣令籤發河南少泉原名之瀾。學使以水爲希姓。改之爲安。時東河歲有漫溢。得少泉去。可爲豫人預慶安瀾。南人有火煥采者的對也。

金田

廣西逆民洪秀泉始據桂平之金田村。予上書某公。附以詩云。虎視龍驤地。麟遊鳳出時。萬邦歌有道。四海覆無私。衆職風雲合。殊方雨露滋。葵傾朝日影。鳥慕上林枝。瘴癘蠻邦積。烽煙粵海馳。燎原由燧火。激水亦天

池邊塞。三朝闢軍儲。半壁支芟夷。及萌蘖。變化恐蛟
螭。况有羣夷伺。休爲灌莽資。藏奸猶鳥道。通市列龜茲。
府庫誰肱篋。江河有漏卮。官方先玉帛。國賦急鞭笞。
黼黻新樞密。旌旗舊典司。安危中外計。損益老成知。
主。臣。亦。年。踐。典。情。樂。歲。思。煌。煌。神。聖。業。保。傳。善。匡。持。
當時哀哀諸公。謂小醜跳梁。無足介意。豈知一變而猖。
獷。不可制哉。

鵲橋仙

七月七日。同人納涼庭中。憶許纘曾鵲橋仙詞云。算來

若不隔銀河。怎見得相逢最好。詞意已新。秦觀則云。兩
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更覺理足辭圓。又沈
歸愚牛女詩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後
人反其說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試於
此間下一斷語。